

一“龙”一“蛇”的京剧明星

■ 马信芳

在京剧《龙江颂》里饰演江水英的李炳淑，一曲“立公字破私念”，可谓家喻户晓。到了80年代初，一部轰动大江南北的京剧电影《白蛇传》，又把她推到了全国观众的面前。此片创下建国以来戏曲电影上座率最高记录，荣获第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并被文化部授予最佳戏曲片奖。而关于李炳淑的成名作《杨门女将》，却是俞振飞亲自说的。

那是1985年，我去看望俞先生，提到上海戏曲学校第一届毕业生李炳淑时他说，你还没看过她的“穆桂英”吧？原来1961年，上海青年京昆剧团赴港演出，初露头角的李炳淑以《杨门女将》中的穆桂英而轰动港九。而俞先生当时是上海戏校的校长。

30多年过去了，当我再次来到衡山路“文艺寓所”拜访李炳淑时，她不由地说，她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京剧演员，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想自己的成长历程，不由感慨万千……

李炳淑，安徽宿县人，1942年生。14岁，她考入宿县京剧团。1959年，时年18岁，已有4年艺龄的李炳淑被送到上海戏曲学校进行“定向培训”。

一字一腔、一板一眼、一姿一态，李炳淑从走台步、甩水袖等基本功学起。回忆那段学习生活时她说：“那时候我学呀、练呀、练不好就不吃饭。在戏校学习整两年，

我连南京路都没有去过一次。”好苗总得开花，李炳淑的才华深得时任校长俞振飞和副校长言慧珠的赞赏，也得到上海文化宣传部门领导的好评。李炳淑留在了上海，成为刚成立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主要演员。为展示新中国培养的新一代京昆演员的风采，剧团去香港演出。这年12月，香港普庆剧院，李炳淑主演的《杨门女将》一炮打响，她声名鹊起。

一场将帝皇将相、才子佳人统统打倒的“文革”匆匆而至。青年京昆剧团的大部分演员被分配到了“样板团”。这时的上海京剧院在有了《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一“工”一“兵”，独缺“农”后，便选中了《龙江颂》。

1968年，《龙江颂》剧组成立。李炳淑说，其实当时日子不好过。担任当时“样板戏”的主演，不啻是一项艰巨的使命，一点不能出错，故她小心谨慎。为演好江水英，先后五次下农村体验生活，与生产队女队长同劳动同生活。通过亲身体会，才准确地把握江水英这一人物的性格，塑造出一个感人至深的农村干部形象。接着，《龙江颂》被搬上银幕。舞台上和银幕上的双双成功，更使李炳淑名声大振。

“文革”结束，上海京剧院恢复的第一个老戏是《杨门女将》，主演

又落到了李炳淑的身上。想不到的是，两个月后一个重要而又令人向往的任务等着她。原来，上影厂决定开拍由剧作家赵莱静、黎中城改编的京剧电影《白蛇传》。导演傅超武选定李炳淑饰演主角白素贞。以往青衣演员大多只演出《游湖》《断桥》等几折文场戏，而《金山水斗》《盗仙草》等通常由武旦表演。而如今，这文武大戏由她一人主演到底。所幸她的武功功底。电影拍摄成功完成。

1981年，影片《白蛇传》风靡全国，创下戏曲影片观众人数最高记录。第二年夺走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并被文化部授予最佳戏曲艺术片奖。

此后，李炳淑相继主演梅派剧目《宇宙锋》《凤还巢》《三娘教子》等，令人回味无穷的梅派演唱艺术赢得了专家和观众的青睐。1995年，李炳淑荣获全国第三届金唱片奖；1999年，荣获亚洲杰出艺人奖。

担任了五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两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和两届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的李炳淑，2008年正式退休。她笑着告诉我，不过为传承京剧艺术，她不言退休。

曾为上海市振兴京剧促进会的理事长，李炳淑紧紧依靠资深艺术家，积极抢救、挖掘整理濒临失传的经典剧目，为传承这些宝贵资源而努力。



人生哲理

王少华 作

桂花苑

刊头书法 周希康

中国文联专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代京剧艺术家拍摄的“京剧彩霞工程”节目，李炳淑是积极参与者。她向观众们谈戏说艺，将《杨门女将》《龙江颂》《白蛇传》《宇宙锋》的经典片段献给观众。

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李炳淑始终将培养青年演员作为自己的职责。“只要你们肯学，我就肯教。礼拜天你们来我家，我还管你们

饭。”被她带过的学生称赞李老师说一点没有架子。

李老师还告诉我，我过去的观众现在都到了社区，所以，她现在的另一个任务就是与社区居民“零距离”接触。近年来，天平街道、梅陇文化中心等地都留下了她的足迹，或讲授、或教唱。李炳淑笑着说，作为徐汇区的居民，我愿为“文化徐汇”献余热。

五

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随着“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层层推开，酝酿多年的政权“三结合”改革构想终于摆上了各级党委领导班子和革命委员会的议事日程，之后，随着军队代表的撤回，“三结合”实际上成了由“革命干部的代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组成的“二结合”政权。就那时，“根正苗红”的戚泉木作为民兵代表，被结合进学校的领导班子。

1976年金秋十月，党中央果断粉碎了极左派组成的小集团，全国这才像饱受风霜一片萧瑟的原野似的，渐渐地在春风的吹拂下苏醒过来。换了人间的一切，都在万象更新、走向复兴。

这时，已因十年动乱所出现的人才严重匮乏的现实，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新的党中央毅然恢复了学校高考的制度，实施了“救救孩子”的紧急计划。上海闸北区成立了招生委员会，把始终心悬教育、竭力拯救孩子的戚泉木找去，指命他负责招生办秘书科工作，密切关注全区招生的动态，收集相关的信息，然后以每天编印一期简报的速度，以最快、最强的速度与力度，在全区全面招考优秀学生。

然而，一些深受极左政治影响的工矿企业，抱着狭隘的本位思想，明争暗抗地不肯服从，不愿意让千万个求知若渴的有志青年弃工就学，进行深造。于是，社会上立即形成鲜明的两种思想，招生工作一度陷入了僵局。

一天，与他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阳光向他倾诉了单位领导阻挠他报考大学的痛苦，表达了他志在千里的宏愿。激起了戚泉木的义愤与同情。

面对严峻的形势，戚泉木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毅然握起手中的笔，准确及时地向党汇报这一不正常的现象，以便我们的执政党决策与落实。

这就是戚泉木发表在1978年8月4日《文汇报》上的那篇题为《谁不顾全大局》的文章：

我校自招生以来，要求报名应考的青年工人像潮水般涌来。有些单位领导同志为了早出人才，还亲自陪同青年工人来校报名。这些领导同志对青少年业余

学习的关怀，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但另一件事又使我的心情十分不安，那是青年工人小赵的遭遇……

一天，小赵兴冲冲地来到车间党支部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支部书记一个人在边吸烟边订规划。

“老李，你看，业余大学招生了……”小赵愉快地边讲边将《招生简章》凑到老李鼻子下。老李头也没有抬，把《招生简章》推开了，不耐烦地说：“我早知道了。与我们厂无关。”

“无关？我要报名呢，报自动控制专业……”

“报名？”这下老李抬起了头，眼光在小赵脸上扫视了一圈，然后又停了片刻，才说，“这个专业每周学习时间多少？”

“听说每周晚学习时间暂定为两个半天，三个晚上。”

“两个半天，三个晚上？那不行！我们青年都去读书了，生产谁来干呢？”老李耸了耸肩膀，摊开两手说。

“那不见得。我们上百人的车间，让几个青年去学习，还是抽得出的。何况这个专业，与我们车间的生产有关，学好自动控制专业，对厂里技术革新也有利啊！”小赵向老李笑了笑。

“谈到学习，我们工厂就是大学，你要学的东西可多呢，你看我们的工厂进了前门看不到后门，还不够你学？”老李的脸上收起了笑容，严肃地说。

“工厂里确实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但是系统地去学习一个时期，边学边干，对本职工作也是有利的。”小赵据理力争。

“谈到对本职工作有利，过去培养的一批人，有的不是调走了！”老李讲到这里淡淡地一笑。

“老李，我热爱本车间的工作，学好了能更好搞厂里的技术革新。逢到下午上课，我愿意来上中班好不好？请你开张介绍信吧，我去报名。”小赵诚恳地说。

“你的积极性是好的，但你是一个共青团员，要顾全大局。我们车间任务重，人手少，你是知道的。你开了头，好多青年看了样，都要去报名，就算考不取吧，考试那天总得给公假，这季度的生产任务就要受影响。”老李显得很耐心，说到最后，他还站起来拍了拍

小赵的肩膀。

“老李，你看考试那天正好是我们厂里的星期天，这怎么会影响生产呢？”小赵指着墙上的日历说。

……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戚泉木用了非虚构小说的技巧，把故事中人物的真实姓名都掩掉了。由于作品所提到的现象当时非常普遍，所以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与典型意义。这篇作品在《文汇报》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三十多位青年来自四面八方的来信，异口同声地表示作者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一时上，千千万万个像文中小赵那样的有志青年，冲破了层层人为的障碍，成功地走向了考场，同时，也有不少像老李那样的干部在见到这篇作品后，脸红心虚，主动地取消了本位思想，从而使大上海在历经十年沉寂后的第一场广开贤路的招生活动，得到了顺利的开展，使大批富有才华的新鲜血液，及时充实到了求贤若渴的祖国各项建设事业中。

对此，戚泉木如释重负，无比欣慰。

富有戏剧性的是，这篇《谁不顾全大局》的檄文发表后，就像久旱天里的一场磅礴雨，不但及时地帮助了阳光，也有力地警醒了不少类似文中那位化名为“老李”的本位思想者。阳光学成回归工作岗位后，果然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人才，最后走上了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的岗位。这是余话。

面对欣欣向荣的招生现场，尤其是看到大批德才兼备的青年人因此脱颖而出，成为各项事业的骨干，戚泉木心中无比欣慰，感到了自己“救救孩子”的心声，终于得到了初步的实现。

同时，这个敢于运笔如刀一次次及时准确地向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勇猛冲刺的“戚泉木”的名字，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汤雄

GAN DAN QING

